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影印

禮記

第十四册

中華郵政總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禮拜六

第一四一十一期

THE SATURDAY, No. 141.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CHIENTMEN”

GRANDE

CIGARETTES

大
人
物

吸
大
前
門
牌
香
烟

落
落
大
方



駐華英美烟公司
有限公司
總經理

牙垢之內 大半爲微生物所居 種類
甚多俱有於牙齒 唯以消毒藥水牙粉
洗刷其微生物即滅

消毒藥水牙粉各處均有出售

中國化學工業社謹啟

總公司上海河南路

漢口分社花布街

北京總發行所廊房頭條

慈善救濟正券給獎新章

每十張中約有三獎可得獎額之多無出其右請斯購之方信言之非謬●額設伍萬張每張售洋陸元 分條陸角●頭獎一張獨得洋五萬元●貳獎一張獨得洋二萬元●三獎一張獨得洋一萬元●四獎二張各得洋五千元●五獎二張各得洋二千元●陸獎五張各得洋五百元●七獎十張各得洋二百元●八獎二十張各得洋一百元●九獎一百各得洋三十元●拾獎八百張各得洋二十元●附頭獎上下各一張計二張各得洋四百元●附貳獎上下各一張計二張各得洋二百元●附三獎上下各一張計二張各得洋一百元●附四獎上下各一張計四張各得洋五十元●附五獎上下各一張計四張各得洋二十元●附陸獎上下各一張計十張各得洋十元●凡與頭獎末四字相同者計四張各得洋二百元●凡與頭獎末三字相同者計四十五張各得洋二十元●凡與頭獎末二字相同者計四百五十張各得洋十二元●凡與頭獎末一字相同者計四千五百張各得洋八元●凡與貳獎末四字相同者計四張各得洋五十元●凡與貳獎末三字相同與計四十五張各得洋十五元●凡與貳獎末二字相同者計四百五十張各得洋十元●凡與二獎末一字相同者計四千五百張各得洋八元●凡與三獎末二字相同者計四百九十九張各得十元●凡與四獎末二字相同者計九百九十八張各得八元●凡與五獎末二字相同者計九百九十八張各得八元●凡與頭獎前四字相同者除上下附獎外計七張各得洋十五元●凡與二獎前四字相同者除上下附獎外計七張各得洋十五元●凡與三獎前四字相同者除上下附獎外計七張各得洋十五元●凡與四獎前四字相同者除上下附獎外計十四張各得洋十元●凡與五獎前四字相同者除上下附獎外計十四張各得洋十元●凡與陸獎前四字相同者除上下附獎外計十五張各得洋十元●共計中獎一萬三千五百四十三張●共獎洋二十二萬七千六百五十八元

本券發行目的為救濟災賑及補助本埠慈善事業購斯券者天必佑之

慈善救濟會謹訂

禮拜六第一百四十一期目次

孝子賢媳.....	周瘦鵑
新紅樓夢.....	哀時
燈.....	王傳潔
蘇州俗語歌.....	朱楓隱
歸宿.....	庸子
垃圾馬車.....	佩章
誰是我.....	夏岡生
雪窗片片錄.....	齊天碧
理髮匠.....	劉鳳生
攜歸所愛.....	潔

這是應當學的.....	惘然
幸逢齋譚墨.....	孫達覽
自由戀愛的結果！故尼姑.....	李允臣
禮拜六是我良伴.....	晴淵
賣魚女郎.....	劉昨非
寫真箱.....	程瞻廬
聖誕增刊	
雪夜之夢.....	李允臣
誕節雜語.....	朱言心
聞來稀買客.....	樂侍儂

●孝子賢媳

周瘦鵬

無論在陰雨或是烈日之下。那西門某女學校灰色牆根旁邊。總跪着一個六十多歲的瞎眼老婆。子口口聲聲嚷着老爺少爺奶奶太太兀自不停兩隻手還合着掌。向人膜拜。行人們走過時。有的可憐見他拋一個銅子。或是幾個青銅錢。有的連正眼兒却不瞧。一掉頭走過了。但那婆子不管。不論有錢沒錢。他自管沒口子的嚷。就是走過的狗咧馬咧也都能消受他。老爺少爺太太奶奶的尊稱。這樣總要嚷半天。嚷得口乾喉啞。都不覺得鄰近人家聽了這種不絕口的嚷喊之聲。沒一個不生厭。總說這老婆子怎麼如此不知趣。連路邊那株白楊樹也聽了不耐。常在風中把枝葉磨擦着。做出蕭蕭槭槭的聲響。攪亂他老爺少爺奶奶太太的呼聲。然而這老婆子豈是自願如此。實是爲了他的孝子賢媳。又爲他的老命。未絕須要同他的孝子賢媳一塊兒度日。因此不得不盡他一部分的責任。雖是跪斷了腿子。嚷破了喉嚨。他那敢抱怨。有心人細細聽他那種呼聲裏頭。委實包含着無窮的苦淚呢。

江北人楊小狗子是個游手好閑之徒。生着一把懶骨。向來不肯做事。拉車子怕用腿。做小工怕用手。一天到晚便借着管閑事。敲幾文錢。竹槓胡亂度日。他那老婆也像他一樣懶。鎮日不管甚麼事。

拖着一雙綽板脚走街坊闖鄰舍丈夫吃甚麼他也吃甚麼不用擔心事沒有飯吃時橫豎大家沒得吃的這一家中做事的人就是楊小狗子的母親他做的事就是每天下半天的街頭乞食小狗子耳敲竹槓不很可靠不能天天穩有錢到手因便利利用他母親的瞎眼年老每天午後喚老婆牽着他到那某女學校的牆外跪在地上乞食自己上茶坊吃茶去到傍晚六七點鐘時纔自去領着老母回家這樣半天的工夫倒總有三四十個銅子穩穩到手雖是苦了他老母兩條腿一個喉嚨可也顧不得了有時節不利市半天中求不到三四十個銅子時可憐他老人家還得受兒子媳婦的責罵說他偷懶不肯嚷罰他沒飯吃老婆子倘敢咕噥時還不免捱打咧唉好一對孝子賢媳這樣一連半年楊小狗子夫婦兩個全仗着老母掙錢回來供養他們坐了吃吃逛好不逍遙自在他們倆簡直把老母當做一種造錢的機器不費他們甚麼力天天自有錢回來他的朋友徐阿二是做猴十戲的每天牽着綿羊和猴子出去耍耍曲兒耍打鑼又要綿羊猴子一塊兒串戲忙了一天也只掙到三四十個銅子不如他把老母送上街頭自管吃茶去到晚上一樣有這許多錢兩下比較在他可省力多咧人家有綿羊猴子掙錢他有老母掙錢這是何等的幸福

冬天到了西北風刮得虎吼般響一天寒氣釀成了雪把世界變做了個銀世界這一天已下了半

天的雪了。天氣冷得緊。凡是穿皮襖的人也還縮着頸子。沒口子呼冷。這天午後雪已停止。楊小子夫婦倆見這種冷天氣。正是掙錢的好機會。那肯放鬆瞎眼的母親。老坐在家裏享福。因又牽着他老人家到那女學校牆外去。他老人家身上穿一件破棉襖。冷得發抖。然而怕給兒媳打罵。不敢不去到了那邊。就一個人跪在雪中。忒楞楞地嚷着。老爺少爺奶奶太太身子。既抖個不住。那聲音也隨着抖了。這樣過了兩點鐘。因爲行人稀少。也求不到幾個銅子。他的下半身已被雪水濕透。凍得像冰塊一般。鼻子裏拖出清水。結成了兩條小冰柱。無情的西北風。還沒命的向他身上刮來。直刮到他身體裏頭。他雖還有着氣。口中還顫聲低喊。然而已和死境相去不遠了。傍晚時雪又下了。雪花像手掌般大片。飄落那老婆子微溫的心中。還希望他兒媳快來領他回去。他的背靠在牆上。全身都凍僵了。再也動彈不得。一點鐘一點鐘的過去。他的兒媳仍沒有來。夜闌了。天明了他的兒媳始終沒有來。白漫漫的雪已蓋滿在那老婆子的身上。身上的溫度和心坎中的溫度全都沒有了。一隻手露在雪外。却還堅握着幾個銅子。等他兒媳來取。

這一夜楊小子夫婦正在同鄉賣燒餅的王老大家中吃喜酒。肚子裏灌足了黃湯。樂極了。便忘了他們瞎眼的母親在外乞食。唉。好一對孝子賢媳。

新紅樓夢

新紅樓夢

四 哀時

徐世昌如賈母。以林黛玉視曹錕。優禮有加。實則以薛寶釵視張作霖。暗通款曲。靳雲鵬極似邢夫人。周旋直曹奉張兩大之間。以求保其位置。雖老段爲其恩師。彼亦不妨推倒。猶之邢夫人一味恭維賈赦。雖賈太君一個貼身丫頭鴛鴦。彼亦助桀爲虐。皮匠當國。所以各界俱有微詞也。

曹錕似林黛玉。其地盤在直隸省。爲北洋重鎮。恰如賈母之親生外甥女。老親作親。其勢甚順。惜湘川之戰。直奉之爭。安福之役。樹敵太多。僅有一類似紫鵲之吳佩孚。忠於其主。恐將來偶一失機。如黛玉之瀟湘焚稿耳。

張作霖人極梟雄。類似薛寶釵。東三省地勢。足以爭雄關內。恰如薛姨媽與王夫人。係兩姨之親。本非外人之比。僅有一曹三爲敵。故不惜聯粵聯徐。聯安福聯日本。爭長江熱河察哈爾各處。以與曹三抗衡。惜乎部下能員太少。不過薛蟠香菱一流。爲其幫手。鹿死誰手。尙不敢必。吳佩孚極似探春。年少而辣。幹練有爲。湖北又爲天下有事所必爭之地。以之巡閱。恰如探丫頭代理王熙鳳管理大觀園。果能尊重民意。不尙武功。將來政績。必有可觀。

陳光遠極似迎春。老實卽無用之別名。江西又界隣湘粵。一旦有事。恐懦夫不足當大事。盧永祥極似王熙鳳。美而善妬。浙江雖偏在長江東南。地勢不關重要。然善出風頭。如王熙鳳管理大觀園。人俱不敢輕視。

何豐林極似襲人。雖屬丫頭。然淞滬爲江浙門戶。門戶動搖。卽至堂奧。加以浙盧與之聯絡一氣。各方面人物。不能不與之周旋。正如襲人在大觀園中。雖賈母亦另眼相看。

齊燮元極似寶琴。後起之秀。搖曳生姿。加以江蘇爲南洋重鎮。微嫌聲望不足。故於奉直之間。如寶琴之與寶玉。一見留情。居然也偷寒送暖。

安徽亦用武之地。新舊安武軍。極不相能。張文生能保守其地盤。卽屬幸事。故擬其爲史湘雲。決不足與林薛爭寶玉也。

田中玉督魯。係老斬一人之力。其部下非張漢芝舊人。卽安福份子。近因措置失當。驅田之聲。洋洋盈耳。張作霖思伸勢力於中原。久欲薦人以代。幸田乞曹三小吳說項。一時驅田。尙不能成事實。故擬其爲惜春。長齋奉佛。保守本分。至南征聲中。田允出兵。實搖旗吶喊。虛張聲勢而已。趙倜頗類鴛鴦。河南本中原要地。欲得其地盤者。亦不乏人。幸渠資格頗老。兼能與曹三小吳。眉

目遂情。雖乃弟趙傑倚勢納賄。尙能保守其位置。方之賈赦雖極欲鴛鴦作小老婆。仍迄不可得。閻錫山極似平兒。雖山西地盤。列於次要。然閻以光復特起人物。中更政變。不論洪憲安福直奉。皆能面面俱到。敷衍下地。手段不弱。自是可兒。

馮玉祥極似傻大姐。器局偏小。僅一師長之才。皖系當國。馮以皖籍。得升湘西鎮守使者。張敬堯之力。徐樹錚槍斃其舅陸建章。馮遂遷怒段祺瑞。故與吳佩孚勾結。撤防倒段。陳樹藩逐陸建章。主動人物。曹三乃利用其代陳。南征聲中。馮表面上亦自告奮勇。惜乎陝局猶四分五裂。閻治堂吳新田之徒。不爲其用。于右任陳樹藩及郭堅餘黨。俱欲取而代之。馮雖傻。安能更出潼關一步。陸洪壽遠在甘肅。雖老斲得其口口。迄未真除。秦關百二。自古稱雄。然五馬關曹。陸亦左支右拙。極如秦可卿與賈寶玉名義所關。僅可夢中雲雨耳。

至孫烈臣吳俊陞汲金純馬福祥。雖開府吉黑熱河綏遠。足以屏藩東北。然俱爲奉張一姓家奴。打鴨驚鴛。互相吃醋。亦不過如寶玉房中丫頭。各思在寶玉面前討好耳。

張景惠頗似晴雯。雖察區不關重要。然與關外足爲犄角。每有政潮。張亦可供奔走。較之孫汲等差勝一籌。猶之晴雯在寶玉丫頭中不同凡響也。

燈

王傳潔

昏慘慘一張燈罩子已經破了。罩上滿佈着黑雲慘霧。雖有三尺多遠的光線。總是模糊的。那榻上坐着一位少年。擁着被。拿着書。就着燈看。過一會。似乎嫌燈不亮。就移燈到被褥上。瞧那燈。燄初吐出來。是紅的。漸上漸黑。直在床頂上不住的動。少年就停書。呆呆望着他。心想到我起初的情形。不是很像這初吐的紅燄麼。怎麼越近越慘。到如今。刺了膠。結不開的。愁懷聚在。心中。同這黑慘慘煤烟一般。氤氳。咳。看這搖搖燵燵。像要打破帳頂。纔散開呢。但是你在這無情帳裏。還能到那裏去。開懷抱。險非夜靜更深。輕輕吹息。你便渺渺茫茫。再不作。那愁恨的結晶。但是我想你的油。不會乾。你的心。不會死。要你再吐。黑飛灰。也不可得。縱你一時告涸。偏有那無情外物。來加上陰森森的。油來燒盡你的心。助他做罪惡奴隸。却使你愁懷鬱結。放出來。愁絲嫋嫋。越長越高。咳。我看你。直同我一樣。煎熬更有誰人解得。我很想不見不聞。跳出這惡濁空氣之外。然而寄生在惡濁世界。怎麼能大呼躍出。而且茫茫大地。又何從尋那善知識。為我摩頂洗滌。雖自己想斬斷煩惱。無如私恨綿綿。斷而復續。其不能自主。情形直同我友燈光燈呀。我會記得去年今夕。蒙你不以服務為怨。竭力放你的光明。我會對你說。蒙你光顧。我很感謝。願你常如我與伊的情愛。照萬年而不變。你會發出

笑溶溶的光。宛然表示答應。誰知到今年此日。我既孤寂如鷺。而你亦慘淡寡歡。回首想來。少年說到這裏。心中好似潮一般顛簸。那手上神經末梢。忽然起了冰一般的刺激。眼中的淚珠子。已像斷索般直滴下來。疑神一會。自言道。燒心的油。到那天。可盡加鎖的心。到那天。得開不如摔碎。那盛油玻盞。毀滅這無用軀壳。就永不做社會奴隸。憂愁驅使了說到那裏。覺得自殺是正當的。是必要的。就擎着燈霍的跳起身來。要與他知心的燈同做。那玉碎勾當。方走到窗。前外邊忽起了呼的一陣風聲。激得那窗紙蕭蕭。燈簇搖搖。恍惚表示不願的樣子。接着耳鼓裏忽來一種嚴怒的呼聲。好像說到毀壞是大罪惡。自殺是大錯悞。少年不覺腦筋裏一震。嘆了口氣。依然轉身上床。但是他心中千緒萬端。同麻絲一樣紊亂。眼面前昏沉沉的停了一會。耳朶裏忽聽得很清切。很熟識的呼救聲。音凝神一望。原來自身站在荒野。見一個背着面的女郎。後相好像他昔日所愛。跌在荆棘叢裏。掙不起來。少年心裏想。我不去救。更有那個就大踏步跑到那裏。方灣下腰去。那女郎忽然沒有了。自身站在孤墳叢棘中。沒有一些出路。而且籐蘿松棘。碰着都是很痛的。正在焦急。分兒忽然身後來了一點亮光。回頭一望。見四面黑森森中。有一條羊腸小路。光是路那邊的一盞燈放出來的。連忙回頭就走。走到路燈前。見上頭寫着一線之光。自強不息。他就住脚呆望。但是手上被荆棘刺得。

一陣陣心驚肉跳。嘆了一口氣。覺得眼裏有淚人的金光。睜眼一看。原來是手指格在燈上。身子坐在床上。心裏很覺得清靜。更不見適才境界。單見那燈光搖搖曳曳。似乎教他不要痴想。

耶穌教人作燈。照亮世人。王君此作。頗合耶教倫理。故於聖誕號刊布之。 鈍根識

▲蘇州俗語歌

七言

人善人欺天不欺。只爭來早與來遲。瓦片也有翻身日。一舉成名天下知。
 爹娘本是堂前佛。門前大樹好遮陰。生前賣些爹娘吃。一寸光陰一寸金。
 纔過冬至就過年。飢來吃飯倦來眠。今朝有酒今朝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公門裏面好修行。皇天不負善心人。養個兒子開典當。一朝平走上青雲。
 前人種地後人收。得好休時便好休。男是冤家女是債。莫為兒孫作馬牛。
 今年巴望明年好。眼睛張得烏溜溜。三個黃鸝四個夏。阿留依舊是阿留。
 春二三月暖洋洋。元妙觀裏去燒香。花對花來柳對柳。家花弗及野花香。
 巧媳難做沒米飯。公要餛飩婆要麵。四季衣裳弗連牽。打落門牙肚裏嚥。

蘇州俗語歌

賭錢吃酒養婆娘。養仔兒子弗養娘。忤逆還生忤逆種。氣煞親爹逼煞娘。
 姻緣本是前生定。萬里姻緣一線牽。呆人自有呆人福。巧妻常伴拙夫眠。
 一讀書來二學醫。心病還須心藥醫。旁人但說旁人話。自家有病自得知。
 逢人且說三分話。知人知面不知心。是非只爲多開口。苦頭吃得沒底深。
 命裏窮時注得窮。現鐘弗撞撞木鐘。烟癮肚餓真難過。大亮風菱難過冬。
 姐姪生來三寸長。螺絲壳裏做道場。骨頭沒有四兩重。鼻涕拖得丈二長。
 爭片田來爭片地。養個兒子弗掙氣。東手接錢西手去。鬚子根根才翹起。
 每日清晨一炷香。十年倒有九年荒。有仔柴來缺仔米。寅年吃仔卯年糧。
 善人面孔惡肚腸。作惡空燒萬炷香。三場人命一場火。自有旁人說短長。
 千年田地八百主。一朝天子一朝人。十年風水輪流轉。小人枉自爲小人。
 皇帝也有草鞋親。欺貧重富濫小人。見了大佛磕磕拜。只重衣衫不重人。
 好男弗吃分家飯。求人不如求自己。拿仔本事換銅錢。爺娘面浪好掙氣。
 少年公子老封君。花燭夫妻合到老。福氣生拉骨頭裏。佛佛看見笑迷迷。

大算不算算小算。自稱自讚減一半。頂仔石白來做戲。出仔氣力弗出汗。情有主來冤有頭。不是冤家不聚頭。日間不作虧心事。心頭無事涼颼颼。人有千算天一算。得饒人處且饒人。行仔春風有夏雨。好人落得做好人。千樹桃花一樹生。兄弟同心土變金。親兄弟要明算帳。冤家結得海樣深。矮子肚裏吃痞多。拳頭大來臂膀粗。強中更有強中手。勿要嘴硬骨頭酥。拾着鎚柄稱木客。小鷄淘裏做鳳凰。眼睛生辣額角浪。鬍鬚頭上放豪光。一天一天又一天。收拾拾拾過新年。八盆四碗一煖鍋。吃得碗底都向天。一命二運三風水。時來運來推弗開。額角頭浪亮津津。恭喜新年大發財。

●歸宿

庸子。

他輕輕推開書房的門。進去一望。室中的陳設和三年前一樣。只有板壁上綠色的油漆。略略暗了一點。他無意中在架上抽出一本小書。是詩人卽弗羅的集子。他翻開第一頁來看。右角上很端整的寫着「鴻士哥惠存迦文購贈」一行西文字。筆致非常清秀。他見了這幾個字。好似遇着一個久別重逢的朋友。癡痴的出了一回神。再也不往下看。把書卷一掩。從衣袋裏摸出鑰匙。開那隨身